





李卓吾先生藏耀題辭



萬曆己亥歲予吾先生藏書出

一時士大夫翕然醉心無倫通乞



大都以窮鄉僻壤凡搯觚染翰

之流亦不爭構殆多于水火以救

粟也已既而焚書說書易因諸

刻種之漸次播傳海內愈出愈奇

不啻長安紙夫僉謂先生著述
無遺矣曩余在青衿時嚮慕先
生當代羽儀負笈數千里修謁
先生之門歷歲幸拾咳唾不謂
甫再見遂倒中卽之屣及侍函丈
有日廼襲一編見示屬以訂正初
矍然懼既躍然喜私念曰余果乃

當于先生者耶及門者多矣胡
不他屬而我屬也再拜而受又至
于莊誦竟業廼見上邈黃雲近
該昭代大而經史細及禪友四
始之宗三倉之學禮樂畢綜經
綸咸貫極二氏之沈冥究九流之
連委名物辨其異同輿論正其

毀譽摠摠得之見決千載之疑
猶歛盛武所謂探賾索隱窮理
盡性之過是編矣卷心七篇做
子輿氏頌曰疑懼子以莊叟自居
以先生之謙也余向以為執中之
寶能輕傳之而終秘之均非先
生授書意也戊申歲余叨以地

官分務英會視事之暇檢之笥
中登梓以廣其傳余知是編之
行也王充之論衡議其確應劭
之風俗通議其典班固之白虎
通議其辯蔡邕之物為議其
闕其他諸子瑣糶勒戲徒是以
聘請以員于實際蓋以此能已生

予見五百教真蹟與此同

終窺先生之藩籬耶一雖此
非特超軼古人也即先生茲
書講集或專揚確古今或專研
精訓詰至求上八骨徹天人會通
亦當以是編為首出云

萬曆戊申歲季夏嶺南張世
題 太原王穉登書

疑耀卷之一目錄

孔子無鬚眉辨 舜有兄妹

生子無功 姣童

誤躬作弓 書籍板行

高皇帝像 許由

五霸 窈窕

孟母姓仇 放生

韓縝不識女字 漢祀以鶩易鳧

望帝化鵲

癡了

顏子安貧

古人辭大

伯仲埧笊

蘇武娶胡婦

徐庶歸曹

北音無入聲

經濟

漢唐二高識度

巫覡惑人

生煙

萋字

鬱林葛

泰山神祠

星命

韓昌黎未見道

洞庭湘妃墓辨

附徐司馬書

石經

賀季貞乞休

疑耀

疑耀卷之二目錄

柳子厚非國語 施全

賈誼蘇洵薄德 噴嚏

生乞壻志 荔枝

石炭 介之推燭武

開脇而產 詩叶管絃

妬婦不可少 莊周鼓盆

四凶 司馬文正海忠介

疑耀

目錄

三

佛書入中國

殿廷植花柳

黃冊

尾大不掉

雁足書

羣龍無首

佛不能作福

書啓慎餘字

術者決二荆公去位

易字義

楚子問鼎

漢高后答匈奴書

夥願沈沈字義

漢書人物表同名

機雲爲顧婦贈答

六朝文法不通

雪月二賦

韜畧非昌望筆

明月夜光

珊瑚

輦路

慎子名姓辨

結字即髻字

名字相同

冠服不必反古

袴制

禱夢九鯉湖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坡公論畫竹

坡公詩文

佛字辨

瘡病聖人

大麓辨

經與傳各行

三字名辨

論語微子第

二王名子之繆

針砭藥餌

寇萊奢儉不同

觔斗

劉表工書

有餘不足

水銀

焦仲卿妻

夏世最文

字學之難

班固賦用騶虞

翡翠屑金

服玉屑

西方聖人辨

齊罇鐘銘

鷓鴣

花蕊夫人

疑耀卷之三目錄

八分隸楷辨

丘明非姓左

蚩尾誤作鴟

障車文

射策之制

烏鬼之辨

晁無咎能畫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男女兩體

詠花不語

滕王蛺蝶圖

婦人自稱

瓊奴

宋紙背面皆可書

衎衎

骨肉相關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二千石

五星聚

婦人以父姓為名

七均七始

雲南荔枝

習流

文正美謚

石奴

茶用鹽薑

白牯青奴

秦法棄灰

臧文仲

至老稱詩

樂府訛缺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婦人裸撲為戲

司馬光辭知制誥

陰陽地理之說

餐菊

蘇子由制策差錯

死而尸溫

古章奏皆手書

黃六

宗藩之盛

燕脂

粉

妲已

火浣布

太玄潛虛

楊用修妄改杜詩

象

天地止有三行

衣冠以白為忌

海月

詩文必有所本

餘甘子

七七

疑耀卷之四目錄

圖書生剋

雲列祀典

附徐司馬議

拜帖不古

東坡前定

佛經不真

通家之稱

莫愁

李至有功名教

假葬

建文還京

壇醮之始

地下有世界

周禮大司樂辨

附徐司馬議

帝王簪珠翠
檣杵

雞口牛後之誤
晏安鳩毒之誤

鬻割離字
害養花木

藟苈字相通
治亂其苦黑白

介雞
鬱鬯之辨

薦字辨
無廉耻做得尚書

孔子采詩不及楚

三十六奉朝請
詞人用事

惡獸為名
佛不度女人

上林羽獵二賦
風流罪過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仙書皆為偽筆
仙官非共途

陶淵明乞食
道學可護短

姜維母書
天問可疑

元微之詩
元白皆無兒

九歌
禹娶四日即治水

荆公不事修飾

古今兩弄

西北水田

詩文顯白古奧

古無騎字

露筋廟辯

儒釋不必相援

宋玉招魂

二王書法

丙午丁未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疑耀卷之五目錄

蒼梧寄生酒

糟可療日

朱考亭妄評杜詩

阮宣子以錢爲婿

帝王謚號

元俗近古

以詩句定人品

滁地爲南北要地

藥律不講

國初乘驢

詩法

淫亂之始

婦女遭亂

王導遺誅

陶侃被誣

青紙詔

祿命家言

司馬遷論五音

改元

州里難行

漢昭烈餓命

更漏

學官

邵堯夫不娶

險字押韻

世宗崇道教

晉八伯

燈夕

蘇東坡寓惠

韓昌黎登華山

戴逵阮瞻

邊韶

孫叔敖

寒食

上墓設白飯

生兒詩

以行呼

社稷

二氏

太監雲奇

女兒把子

諸葛入蜀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觀日出入

東漢碑文

篆體

獸名窮奇

繡襦傳奇

古裝書法

秦始皇年歲

婦人不宜稱姬

五刑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生而有文在手

戒臘

受財產

玉牒

火葬

尊鱸

牛頭阿旁

鉅靈

皇帝王

梅竹宜瘠地

藥樹監搜

佛書可疑

漢閨之誤

姻嫪

珠池

烏寶

石有生長

子孫用祖宗樂

骨董

拾青紫

種竹

持齋

疑耀卷之六目錄

茶

林逋

樂府之誤

書簡用死罪

張勢

王弼註利貞

孔子責冉求

王道王路

夷齊不食周粟

獬豸

伯益之壽

堯舜被誣

鼻天子冢

張生夢舜

儒釋相通

九言詩

司馬溫公之貧

琴辨

九河考

龍涎香

漢碑

柴桑

荔枝

消摩

擊壤

以糟飼馬

家里

五大夫松

芍藥握叔

千文

蘭香

東方朔滑稽

木棉

朱提銀

蜀漢不制樂

分野

古樂之亡

無逸之誤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河清酒

在田之義

古祀必卜

人奴

不庭

星隕如雨

燒酒泥荔枝

龍蛇歌

爛柯

盜跖

今隸

藥箭

弱翰

馬汗血

水利

鱷魚

吳復古

漢劉熊碑

夷齊考

孔子姓氏

癰疽瘡環

王荆公不知詩

精舍

老人子無影

疑耀卷之七目錄

纂修恩賞

看畫時知孤寒

驢牽船

醴

龍無髓

不信夷齊扣馬

穎師彈琴詩

齋醮

婦人在軍中

磁器

視草之義

眼鏡

不合時宜

皮船椽矢

絹易虜首

王勃千歲曆

赫胥氏

曷字辯

李虛中以疽死

九還

天門開

在齊聞韶

孔子不日樂

譜系之學

封禪

能耐通

老始學詩

禮部韻

易有小石

五經皆有韻

四民

古琴

火鈴

祀孔子之始

曾點鼓瑟

乞燔

石介七十一喪未葬

帝王之後皆蠻夷

文天祥考

宮詞

禹錫玄圭

郭公

顏謝優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九州考

誅少正卯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關侯謚辯

薛居正妻

漢書古本

墨 璽印

不施其祝

商之後獨盛于夏周

几

黃山谷不言命

梧桐自生

書經今文古文

拆字法

石介不能書

疑耀卷之一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孔子無鬚眉辯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萇弘之所談
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
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
內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

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須須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

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鬚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真謂果無眉鬚也按方言東齊謂老

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嫫。舜妹嫫。或

作嫫。史正義作顛。又作繫。畫始於嫫。故曰畫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嫫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于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

畫紀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
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
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
妹嫫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勲
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者
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

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
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
此

姣音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
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僧以能應對閒
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
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

爲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妓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表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

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

于讐對談，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旣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真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髭橫分。鬚長累臍。皆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啟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揚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

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為九州長。而楊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皆夷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齊桓。晉文。為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為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為幽

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楊子方言以美心爲
窈美容爲窈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德楊
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
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
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
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仇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

掌齊後也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椽宋有
掌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孟母仇姓仇掌通
用字書反爪爲掌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
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
庖犧當爲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
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

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厨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韓縝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字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愠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

今有俗字甚不可從者至于以徑為徑誤謂之甚怪音直兄弟之子也

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漢祀以鷺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鷺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鷺與鳧大小相當以鷺易鳧想必有說侯之博古者

望帝化鵲

子規子雋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鷺又

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爲相許慎註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爲子嵩鳥杜工部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了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世無一不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皆其
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
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
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
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于後世
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
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
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
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
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
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伯仲埧箎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
兄弟之和止以埧箎注疏及朱考亭注嚴

氏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箎之徵，和塤爲宮而箎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塤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蘇武娶胡婦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

子卿心事人自難知
何必刻求宜刪去存
朱勣事可也

見耶第未知此胡婦美陋何如耳或曰胡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徐庶歸曹

晉周彪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符堅將楊安所獲遂降于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彪旣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

堅事泄被撻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于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知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

可笑北人全無入聲且不識音韻之字以入爲標以韻爲周下可勝許而字以不加更不知開口合口音至子酒讀微音九音音音開口讀微合口讀平反是好名頭每以語字相高不知何所字也新安縣人多上書反

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故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

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爲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北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首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耻於下問及其

爲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
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爲不
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
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
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爲朱考
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帝初爲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

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
及見高帝乃曰鄉者夫人兒女皆以君君
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
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
鳳之姿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
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
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

古今欲爲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爲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于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

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李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甲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卽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卽古之覡也

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
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饑當得母乳
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
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
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
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妄爲汝子而
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
汝或問聖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

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
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
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菟人直求
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
俗瀆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烟

劉禹錫竹枝詞濃西春水穀文生宋人小
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

今之可醜者
矣

修亦以爲然。至引謝朓詩：遠樹煖芊芊，生烟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此爲生烟何者？爲熟烟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味。

萋字

今南人多用檳榔及萋。然皆不解萋字。劉涓子蜀都賦注：綠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

辛香生巴蜀嶺南。卽鄭樵所辯西南夷傳。菑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羹。菑亦作枸。音矩。徐廣注：音窶。俗呼作萋。蓋本於此。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菑醬者以菑爲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菑。醬若稱菑，卽爲菑醬。是秫可製酒而未製酒之秫，亦可稱秫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

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不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葛

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卽今之鬱林葛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

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礮石爲龕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以此邪。李曰。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

疑耀 卷之一 三
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卽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歎動人主。夫可馬相如何足效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辯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

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
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
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
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
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
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
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
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

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感
及樂正子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
揮塵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
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
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
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峰下二妃墓在
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
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

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卽衡山也是歲八月
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
孔氏傳舜典陟方註亦曰舜南巡狩死於
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尚書所稱
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
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
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
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

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
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
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
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
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
又傳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
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
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

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

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

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
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
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
耄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
在零陵之元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
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
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
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

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玄敬亦有疑
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
始興有鼻者有庠也卽今道州九疑之墓
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
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
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
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
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筮白玉之

琯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
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
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后漢書皆言昔西王
母獻舜玉琯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
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琯以
和八風則白玉之琯爲舜之寶器明矣胡
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
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

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琯遂傳流
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
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
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卽
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
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
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
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

渺不可信矣又寶積記云舜葬于蒼梧有
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
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
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
焉曆數既往歸理茲山真源賦云舜因南
巡走馮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
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
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

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爲
之辯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
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
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
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
不吊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吊之
災萬世下卒未有辯白之者不亦悲乎若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

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卽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是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辯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

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鑿通無方尚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旣不足據而帝妃不可

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

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于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

曾隨其子徙封于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
英塚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
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塚絳
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
之二妃夫渭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
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
窆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塚乃多得大珠瓊
金玉盃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

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
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
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崗一名鳴條
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
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
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
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
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真寢不可考記禮者

或傳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傳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旣葬鳴條則雖南巡矣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澗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爲之辯

附徐司馬鑿書

讀洞庭湘妃辯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崗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

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
本文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
註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
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
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
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
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辯今天下稱蒼
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

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
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
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辯洞庭蒼梧
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
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
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
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
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

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社豈有帝

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

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
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
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
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
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
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
証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
出漢儒且蒼梧旣無定名安知古鳴

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
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
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蒼梧卽
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
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
述已詳已悉因尚有數種姑述所聞
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
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

攻自破矣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鑄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

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鑄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

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

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卽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旣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

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

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
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
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鑱石
太和七年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并孝經
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
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
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
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

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各儒宿學多不窺
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
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
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秘
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
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墓勒上石者完
好如故蓋宋榻也○僞蜀相毋昭裔嘗取
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
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
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
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
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
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
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獻耶春秋傳
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

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乏西省校閱秘閣
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
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
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
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
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
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真希世寶
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宋至和元年命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

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辯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

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
之知也

賀季真乞休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
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
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髻毛衰家童相見不
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
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

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
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
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
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
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
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
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
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

疑耀

卷之一

三

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國

